

新新人类
另类小说
丛书

田 柯

独自在家

Duzizaijia

華齡出版社

序

是呀！生活是如此丰富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老一辈人想也不敢想的啦，看电视太没劲，可以看碟呀！感觉气候太正常了，可以看一些灾难片；感觉生活太平淡了，可以看些鬼片或恐怖片；感觉性生活太乏味了，可以看一些“1,2,3”级片嘛！觉得自己做饭不好吃的，可以上饭店；觉得在家无聊，可以旅游。国内咱不走，就去“新马泰”；要是觉得闲得慌，就去健身房或去迪厅，在那强烈的音乐声中，散尽身体中多余的精力；要是还觉得无聊，就联入英特网吧，天南地北，一通神聊，说不定还能找到些漂亮的MM，互相碰撞出闪耀的网络爱情火花呢……

钟鲲(北京作家,主要作品:《言情故事》)

我们新，是新在观念上，是新在生活方式上，我们有比前人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准则。我们大胆，是在爱情方式上的大胆和做事风格突破传统限制的大胆，女性可以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性，也可以放弃一段已经没有感情的婚姻，在事业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们前卫，是因为我们敢于战胜别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比如蹦极，比如赛车，比如把头发染来染去穿十公分厚的大头鞋。我们优秀，是因为我们身心健康，人格完整，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知道怎样去达到，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向这个目标冲刺。我们也有这一代年轻人共有的通病：浅薄、浮躁、急功近利和冷漠，但我们仍在努力地做着自己。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我们自食其力，挣着我们多或不多的薪水，过着我们好或不好的生活，但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七十年代以后”的人是健康的、明朗的，他们活跃、勇敢、有爱心、富

于理想，开明而知大义，但也很现实，不会做无谓的牺牲，相信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

棉 棉(上海作家，主要作品：《好孩子都有糖吃》、《糖》)：

我喜欢用“糖”来作为作品的名字，它的意义和礼物是一样的，生活再不幸，也要把它当成一块糖；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垃圾，我们才要因为爱而活下去，把痛苦和垃圾转化成糖吃下去。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年轻，来自于爱。其实痛苦是每一代人都经历到的，只是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人更复杂一点、杂质多一点、自私一点。我们有太多蒙昧和野性，如果说我们对生活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支离破碎，长不大，我小说中的人物也像是永远也长不大一样。原因是大量的信息涌进我们的生活中来，好像被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大海，但没有人为我们解说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不反抗，我们和前辈人不一样，他们生命中有很强的抗争意识，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始终活在追问之中，诱惑很多，选择很多。现在对我们谈负责任太早了，而要谈“爱”。我们并不是全无责任感，我们也想负责任，但是负什么责任？怎么负？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负责任，也没有负责任的想法。人们越来越自私了，空谈责任是没有用的。我在小说中提到性，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是“爱”的问题。毋庸置疑，找不到爱是肯定的，因为它太稀缺了。这个问题是任何时代共同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被张扬出来了。

石 康：(北京作家，主要作品《晃晃悠悠》、《支离破碎》)：

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作家。失败完全是对个人而言，也只能对个人而言，跟读者没什么关系。我的书卖得好，完全是读者的误会，至少相当一部分是误会。比方《晃晃悠悠》中有一段，写暑假中“我”看了一堆言情小说，从杜拉斯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我本意是讽刺的，蔑视的。结果读者来信说，他(她)也喜欢那些作家，跟我特有共鸣。再比方结尾，我仿情书滥情了一大段，那意思也是调侃的，结果读者来信说他(她)特感动，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小说里的事儿都是大同小异的，关键在你是不是发现了不同于别人、前人的意

义。我对小说的看法可能是比较保守。我觉得好小说就得有新的想法。这就是一种趣味，我的趣味就这样。像什么巴尔扎克、雨果，像什么塞林格、莫里亚克，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像博尔赫斯，不就是写得短小而神秘，能写得短小而神秘的人多了去了。

陈村(作家)

可以说，70年代作家中的很多人，他们所描摹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重合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非常真实，而是有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他们想要得到，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尚生活。但是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城市到了他们的笔下，整体地纳入了他们的视野。以往我们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讲带着相当浓厚的乡土气息，即使描写的是城市生活，但是仍然带着无法磨灭的农村的思维。在我们的传统爱情价值观中，没有爱就没有性，如果说有爱，那么性也就成为惟一的性。但是他们所谓的希望有爱又有性，统统变成了一种托词。从心理学上的角度讲，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安全感，不知道一脚踩出去是什么，才留恋以前的东西。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找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们的青春期被无限地延长了，赖着不肯负责任，大家都在回避、逃避责任，最好就处在一种不必负责任的状态中。但是负责任的一天会到来的。70年代作家在作品中对价值观和道德感冷漠也好，欣赏也好，他们的确没有树立起无论是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是社会不会容许你永远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你可以不负责任，但是生活会教训你的。

郅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

70年代的这批作家其实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不能够一概而论。很多人都认为一些人的作品就代表了社会的一种倾向，把作品当作展现社会的窗口。在相同的背景下面，他们形成共同的思维方式，或者有一些共鸣，但个体的创作都是非常各异的。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1976年之后，中国的文学界出现过四种作家类型，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右派”作家，王安忆、韩少功等知青作家，余华、苏童等先

锋作家,在90年代早期出现了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邱华栋、朱文等晚生代作家。在1996年之后,70年代的这一批人出现了,他们的特点是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感受之外,整个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变化。他们不像前面的四种作家一样,一定要抓住一些东西,一定要和一些东西对抗,精神的也好,物质的也好。他们缺少“文革”或者思想解放的背景,他们的作品只是表现自己的自在状态:流浪艺人、酒吧生活和性爱,没有底蕴,没有根基,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社会上流淌、漂泊。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前人不同了,他们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渴望之外,更渴望自由、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们的小说,比如棉棉的《啦啦啦》,带有强烈的自言自语和自我歌唱的色彩,不与任何的东西对抗,好的坏的,他们全不理睬。他们还关注到了欲望的描写,集中在性上。但是以往的作家对性的描写带有思考的性质,比如王蒙写性与政治,贾平凹写性与文化,而这一代人对性的看法就更加放松,没有精神负担,而只是一种存在的方式。这其实是社会开放和宽松的标志,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来讨论性了。他们的作品大量地涉及酒吧、舞厅和宾馆等,但并不代表他们自己就沉沦在里头,相反地,他们自己的生活反而非常艰辛,所以这些场面仅仅是描写而已。而这种表现,有他们自己的美学合法性,这是现代都市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的现实。

目 录

- 1 / 独自在家 / 田柯
- 40 / 成长 / 田柯
- 92 / 放弃 / 田柯
- 107/ 故事里的事 / 田柯
- 122/ 结婚 / 田柯
- 132/ 朋友啊,朋友 / 田柯
- 147/ 宝云雕母 / 田柯
- 201/ 时间会证明 / 田柯
- 253/ 下场 / 田柯
- 292/ 伪证 / 田柯
- 334/ 点在线上 / 田柯

田柯

独自在家

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妻子就唠叨着要到南方去。吃过早饭之后，妻子突然对我说：“我想到南方去。”我想：她可能是随便说说的，现在这么冷，又没有什么事，到南方去干什么！所以，我很随便地搭理了她一句。我说：“要是有事就去吧。”妻子好像没有听到我的回话，过了一会儿，妻子又说：“我想到南方去逛一逛。”我只好又说了一遍。我说：“去吧。”但是，隔了一会儿，妻子又对我说：“我想到南方去，你说怎么样？”我粗粗地统计了一下，妻子在吃过早饭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至少说了八遍要去南方的话，这可把我给惹烦了。说第九遍的时候，我没好气地回敬了一句。我说：“你要去就去，腿长在你身上，谁也没有拦着你，你现在就走好了……”

我这种放任自流、爱搭不理的态度显然惹怒了妻子。妻子说：“好啊，是你说的，那我现在就走给你看看。”妻子说完就去收拾自己的行李。妻子一向是一个简装的人，她出门从来只带很少的几样东西，即使出差去外地也是这样。那天她离家的时候带的东西那么少，一点也不像出远门的样子，以致于我根本没想到她这次是真的下了决心要离开我几天。我当时正是忽略了这一

点，我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坐在写字桌前构思我的狗屁小说，并拿眼睛的余光扫了一眼甩门而出愤愤不已的妻子。我还取笑似地向她嚷了一句。我加大了嗓门叫道：“别忘了回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你。”叫完之后，我在心里笑了一下：“他妈的，弄得跟真的似的。”我想：她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就像以前有过的几次一样。

我继续在那里构思我的狗屁小说，妻子的离开使我感到这个屋子里格外安静，格外有利于我的构思。到了中午的时候，我的肚子已经有些饿了，可妻子还没有回来。我想我应该给她的母亲打个电话，我猜想她可能是去她母亲那儿了。姑娘跑回娘家，这似乎是她们的本能。我于是拎起话筒，给丈母娘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我的丈母娘，我问丈母娘：“小花回来了吗？”丈母娘似乎一点也不关心我们的事。丈母娘说：“你们两口子的事儿，问我老娘干什么？”丈母娘恼怒而漠不关心的态度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妻子就在那里。哪个父母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欺负，我的丈母娘也一样。这样，我原本有一丝着急的，现在一丝着急的影儿也没有了。我变得心安理得，心里头巴不得她在娘家多呆几天，好让我一个人享受几天这难得的清静。

我可能根本不是一个适合结婚成家的男人。我和妻子是前年春节结的婚，到现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两年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特别希望能一个人呆几天。所以，对于妻子说要去南方的冷淡反应，除了我相信她不会去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我潜意识地希望她能够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离开的时间越长越好，好让我拥有一段独立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不怕你笑话，刚刚结婚那阵子，我恨不得

她一天到晚守在我的身边，永远和我一起守在床上。有的时候，我甚至不想出去买菜、做饭、和她一起回娘家拜望她的父母。我对妻子说：我宁愿饿死也不愿和你分开。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隔三叉五回家看望父母，他们就像第三者一样，经常干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朋友听说我们结了婚，隔几天就会结伙到我们这里来，他们说是来看我们的新居，实际上是来蹭吃蹭喝。我烦得要命，但妻子高兴得要死，妻子非常喜欢朋友来瞻仰她的新家。既然妻子这样高兴，我也只能装成高兴的样子，但是，我心里实在是很难受。我的新婚不久的妻子的时间被她的父母和我的那帮朋友们分割得支离破碎，我在心里把他们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现在呢，还不到两年，我就有点讨厌婚姻生活了，我现在特别希望妻子离开，让我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日子。生活真的是太容易改变一个人了。

我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我可能真的不适合结婚，你看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当初结婚的选择了。有的时候我就想：我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和一个女人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难道仅仅为了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吗？可是，现在解决这个生理需要应该不成问题啊！我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客观地说，妻子对我不错。妻子把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安排我的吃，安排我的住，安排我的行，安排我和朋友的会见。有的时候我们上街，她会把我领到称体重的地方，看看我这一段时间是瘦了还是胖了，尔后根据称出的体重来安排我的饮食结构。春夏秋冬四季，她都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领进商场，为我购买适合我的衣装。至于我偶尔去参加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时，在着装方面根本不用我操心，她总会像变魔术一样为我准备好适合各种场合的衣饰。有一次我对她说：“我已经被你控制

了。”妻子好像很得意。妻子反问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安排你的生活，你就只管写作，难道这样不好吗？”妻子有时还会说：“像我这样的老婆你现在哪里找去！现在的女人，不伺候你不说，给你戴顶绿帽子，看你找谁说理去？”妻子并不经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她说这话一般都是在犯了我犯了错误并有悔过之心向她赔礼道歉之后，这有点像开大会时最高领导到场总结发言一样，我只有点头并唯唯诺诺的份儿。妻子的苦口婆心，是要我明白她对我的好。其实，我也不是不承认这些，但我总觉得理想的夫妻生活应该不是这样的，妻子沉甸甸的关心总是让我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我盼着妻子离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说实在的，我早就盼着能有这样一段时光。现在好了，妻子走了，赌气回娘家也好，去了南方也好，反正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又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了。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点小小的秘密。有很多人有意无意地美化作家的生活。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你们作家多好！在家里坐着，还有国家给开工资……构思？那不就是编故事，闹着玩，多有趣！多有趣！浪漫极了！而且写作不仅可以出名，还可以挣大把大把的钞票……”我得告诉你，作家们这种令人艳慕的日子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早已结束了。没有人愿意为你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写出的作品发疯发狂，更甭提十个人中有九个再也不读文学作品了。没有人买你的帐，你说这写作还能有他妈的什么劲？挣钱？光靠写纯文学挣的那点钱过活，不把你饿死也得把你饿个半死。再说了，编小说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我小时候在地里干过农活，犁地、播种、插秧、掰玉米、扬场，我什么都干过。我可以这样说，没有哪种活儿比构思小说还累，还让人发疯。还有，干

农活累了你倒下就可以入睡，构思小说累了你就像被抽空了一样，脑子不够用，不睡又不行，睡又睡不着，让人直想自杀。我是在北京没有地。要是有的话，我宁愿种红薯地瓜也不干写作这活儿。

更要命的是我们那位总是干扰我的写作，让我一隔半年都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那种会被读者和新一茬作家淘汰的威胁时时刻刻充盈在我的心间，让我感到深深的焦虑和恐惧。我已经说过了，妻子对我很好，但正是她对我的好干扰了我的写作，成为我写作的一大障碍。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正在为主人公的命运牵肠挂肚，冷不丁妻子会把我从座位上拉起来，让我陪她去逛街，或者买各种各样的小吃食。妻子今年已经 27 岁了，但是，她一点儿没有摆脱小姑娘能有的那些毛病。逛街、吃零嘴、买花花绿绿的时装，小姑娘喜欢的那些东西她都喜欢，我的创作总是经常地被她的各种小姑娘似的爱好扰乱。有一次，我对她说：“你不知道我在构思，在创作伟大的作品吗？”妻子还像谈恋爱时那样，把嘴一撇，尔后背过身去，说：“你是不是不再爱我了？”声音酸酸的，眼泪随时都有可能冒出来。妻子这么一说，我就只好举手投降了。妻子说话的声音很大，我非常害怕邻居们听见我们两个人在屋里酸溜溜的。而我一旦举手投降，妻子就会转怒为喜。而我呢，刚才的构思马上就要见鬼了。

妻子上班以后，我也难得安宁。妻子每天都给我打好几次电话，我都怀疑她在班上能否安心工作。通常的电话是这样分布的：她刚刚到达班上后，会给我来个电话，她要检查一下我在她离开之后是不是又回到了床上（妻子每天催我早起，妻子说，早睡早起有利身心健康）。那样的时候，我一般刚刚开始写作。突然而来的电话铃声会让我心惊肉跳，我于是不得不花上半小时以

上的时间重新调整状态。为了防备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扰乱我好不容易调整好的心情，我后来总要在接到她的电话以后才能安心地开始创作，所以，等电话成了我每天早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问题又来了：她大部分时间一上班就会给我来电话，但有的时候，她可能是忘了，打得很晚。那样的时候，我要么一整个上午都不敢开始工作，要么就是一边工作一边提心吊胆，生怕那刺耳的电话铃声会突然响起，吓出我一身冷汗来。

中午的时候，妻子又会给我来一个电话。她每天早上都给我准备好一些中午吃的东西，我只需要把它们放在微波炉里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大部分中午她都要打回电话来，问我吃了没有？吃得好不好？胃口怎么样？如果她那天早上太匆忙，没有来得及给我准备午餐，那她一般还会在中午的时候从单位里赶回来，给我做午饭。她在做好了午饭准备离家之时，总要对我说一些诸如“多吃点，午饭对人很重要”等等之类的话，我想我在她的眼里可能只是一个智商低下的孩子。

下班之前妻子还会再来一个电话。晚上买什么样的菜回来，晚上吃什么菜，她总要习惯性地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为了不让她觉得我敷衍了事，我每天下午都得花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来专门研究一连几天的菜谱。如果觉得我敷衍了事，她就会说我不爱她了之类的话，那样，我们之间又会弄得不愉快……

我期待已久的不受干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中午给丈母娘打完电话确信妻子在娘家肯定会有几天不在我身边后，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轻松，人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几岁似的。我原来以为一结婚，就再也无法年轻了。没想到，妻子的短暂离开使我重新恢复了青春活力。我真庆幸妻子的离开给了我—

次独自面对生活的机会，为此我十分珍惜这段时间。我想：我一定要利用这段时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好作品。为了不致耽误太多，我因陋就简，中午匆匆地钻进厨房，煮了一包方便面，并卧了两只鸡蛋在碗底，应付一下肚子了事。方便面就鸡蛋，这种吃法在平时肯定是要坚决禁止的，妻子如果知道我吃方便面这种低质的食品，非得跟我急不可。妻子说不定还会哭着问我：“你这样自己毁自己到底是要跟谁过不去？跟我还是跟你自己？”妻子对付我的经验有三条，一是无限上纲无限，二是说一些酸不溜秋的话，三是流泪，流那些像流水一样不值钱的眼泪。我也在实践中总结出对付女人的最好办法：服从。女人总在男人的服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而男人却在对妻子的服从中开始厌倦生活。我一向这样认为。不过，现在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我现在要的是简单、方便，我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形而上的东西，我必须把一切省下来的时间都投入到新小说的构思和写作中去。

我正在构思的这部新小说命名为《年老的艺术》，是一部关于老年人凄惨的晚年生活景象的中篇小说。有一天，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在一家川菜馆里聚餐聊天，他们向我讲述了许多老人的种种不可容忍之处，让我这个不足 30 岁的男人提前看到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凄惨，我为此大为感伤。我不希望自己将来也有一个让人嫌弃的晚年，所以，我决定趁现在年轻，勇敢地直面生活，写一部反映老年人凄惨生活的小说，以便将来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地规划自己的行为 and 谈吐。我想，这无疑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小说，尤其是对于我和那些即将进入老年的人来说，这无疑会是一剂良药和警世之作。所以，我希望这部作品早日面世。但是，我的构思实在太慢了。妻子在家里没完没了的撒娇和在班上无休无

止的电话使我没有一点心情，我有好几次甚至没有勇气来面对这个好的选题了。

现在不一样了，妻子已经不在身边了。妻子的离开使我灵感大发，思想和火花就像泉水一样止不住地往外冒。我的十根指头在键盘上无论怎样拼命地舞蹈，也跟不上我思想的速度，我觉得自写作以来，从来没有有过如此良好的状态。文思如泉涌，真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像一头困兽似地走来走去、拍桌子、瞪眼睛了。小说中的主人公像放电影似地在我眼前——走过，我真正感到了一种酣畅淋漓的快乐的感觉。

当我把全部提纲写完时，时钟已经指向了午夜十一点，这时候我的肚子里再一次发出了一种快乐的饥饿的叫声。我现在已经顾不上我的肚子了，我想我的当务之急是再吃下一包方便面，尔后迅速躺下睡觉，为明天的正式写作蓄集力量。我想：也许明天一鼓作气就能把《年老的艺术》写完。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我习惯性地从床上一激灵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我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身边，没有发现妻子那温热的带有女性特有芳香的身体。我又侧起耳朵仔细地倾听屋里的动静，只听到因为房间里过于安静而显得极为夸张的石英钟滴滴嗒嗒走动的声音。我又很响地叫了一遍，还是没有人应我。这时候我才记起来我的妻子昨天已经出去了，一夜没有回来。妻子去了丈母娘家或者去南方了，三五天之内不会回到我的身边来，我感到了一丝放松。

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准时醒来是妻子平时严格管束的结果。我用“严格管束”一词并不夸张，我一直这样觉得。但是，妻子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妻子说那怎么能叫管束呢？那是爱。妻子每

天总是严格要求我按时起床。妻子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离开家骑车去单位上班。她上她的班好了，可是她不，她每天总是要在早点做好之前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从床上拽起来，而且她的理由堂而皇之，说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弄得我一点脾气也没有。她难道就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作家，具有与常人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吗？有一次我和她发生了很大的争执。那天早上，可能是因为她单位里有事，她起得非常早，不一会儿，早点就准备好了。她叫醒我的时候还不到六点钟，那时候，我还沉在梦乡中。她叫了我好几遍，见我没有答应，就毫不犹豫地伸出她那细皮嫩肉的手掌，狠狠地抽在我的屁股蛋子上，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我的屁股顿时感到火辣辣的。我当时真是太气不过了，我从床上跳起来，对着她吼道：“你要害死我吗？这才几点？”妻子对我的发火没有思想准备，她好像是被我凶恨的样子吓坏了，一下子就哭了出来。妻子哭着说：“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我这样还不是为你好！我不把你轰起来，谁来轰你？你不吃早饭，你那麻杆一样的身体受得了吗？你看有多少个作家、知识分子都是因为营养跟不上、饥一顿饱一顿、生活没规律给累死的。”隔了一会儿，妻子又哭道：“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呢？我真怕你瘦弱的身躯经受不住生活的重压，要是有一天你走了，我也不活了……”

我虽然这时心里还有很大的火，但一看到妻子的眼泪，我的火就消了。作为一个男人，我无法镇静地面对一个女人的眼泪，何况她也是好心肠。我于是迅速穿好衣服，从床上跳了下来，尔后去洗脸漱口。在洗漱间里，我发现妻子在客厅的过道上拿眼睛的余光往我这里扫，妻子是在观察我的反应。就是在这当口，我发誓再也不贪睡惹妻子生气了。不过，我心里一直很不服气。我是作家，作家的生活规律跟别人不一样，她应该考虑得到的。所

以，我在心里一直渴望能够睡几个不受限制的懒觉。我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羡慕那些有着宽容媳妇的男人或者至今还单身的几个朋友。

现在妻子不在我身边了，电话铃声也不会突然响起，她要管也管不着了，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地睡个懒觉。我看了一下时间，翻了一下身，就又安然入睡了，还美美地做了一个梦。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冬日微弱的阳光已经慢慢地透过窗棂爬进我的屋里来了。这时候，我的肚子又开始咕咕直叫，我知道那一包方便面和两个鸡蛋早已被我的肠胃消化成一堆粪便了，我现在必须起床给胃里补充一些营养。

走进厨房之后，我遇到了妻子走后的第一道难题：我不会做饭。坦率地说，这两年我根本没有做过饭，我基本上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我在厨房里转了两分钟，看了看这个，又看了看那个，就又出来了。本来我想骂一句什么的，但是，肚子和自由谁重要呢？当然是自由！所以，我放弃了骂一句什么的念头，再一次跑到楼下的食品店里买了两包方便面，拿到炉子上去煮了一下，送进了肚子。说实在的，那些东西并不好吃，再过几天我就会感受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的肠胃带来的不适，但我当时觉得这方便面真是好吃极了。我的感觉就像是城市里的中学生去吃忆苦饭他们对那些不常吃到的窝头、玉米棒子等东西赞不绝口一样。

吃完饭，已是中午了。我把饭碗往水池里一放，就又回到客厅里。这时候，我的心情好极了，跟一个刚刚受了老师表扬的中学生差不多，昨晚定下的今天写作的念头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妻子好不容易才离开一次，我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做点更有意义的